

震川先生集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論議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

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  
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爲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  
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  
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  
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  
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  
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  
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  
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  
于席旣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

端其齠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儼焉曰自爲主  
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  
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儼冠何也此非孔  
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旣失其本但知  
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  
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  
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  
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  
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綏諸  
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

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



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  
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  
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  
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  
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  
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  
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  
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  
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  
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

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  
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  
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  
者嫡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  
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  
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  
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  
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  
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

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

鈔本故號爲小宗者以之爲字之上有爲宗二字

### 貞女論

六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

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旣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鬯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

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

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旣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

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  
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于  
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  
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  
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  
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  
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  
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  
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旣  
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

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  
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  
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  
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  
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  
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  
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  
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



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  
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  
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  
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  
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紆谿爲渠滄直達  
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  
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  
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  
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  
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  
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  
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  
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  
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宜興  
單鏐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干瀆  
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  
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  
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  
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

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  
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  
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  
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  
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  
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  
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  
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  
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

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儼楊子江而深濶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濶深水勢洪壯與楊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後半大異細觀之崑

本為優  
今從之

水利後論

單鏢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菱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鏢之所及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

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  
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十  
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  
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  
邾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邾氏自言  
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  
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旣廣若徑直  
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  
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  
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

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  
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  
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  
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邨氏所見之浦尚有  
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  
之開江迺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  
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  
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

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  
惜區區漲沙菱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  
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  
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  
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  
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  
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  
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畝澮距川江流旣正則隨其所  
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  
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



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  
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  
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  
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  
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  
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  
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

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

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旣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訕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

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  
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  
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  
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卽  
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  
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  
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  
之後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  
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  
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

粟買馬竈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闕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爲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况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

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  
 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  
 制典機密豈謏謏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  
 事旁招俊又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  
 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  
 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為三途並用之說愚以  
 為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  
 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  
 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按徐睎正統七年為  
兵部尚書以吏起家

在任四年舊刻誤作  
徐熙今依國史正之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旣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卽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

帝伐■馬少而始有假毋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卽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旣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  
有官旣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  
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  
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



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旣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

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

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  
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  
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  
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  
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  
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駉牝之三千魯僖以  
思無邪致馬之斯祖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  
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  
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  
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

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  
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  
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  
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  
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  
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  
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  
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  
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  
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

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  
矣弛草地而坳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僕  
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  
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  
監卽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  
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塚堆以爲監牧之  
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  
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

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  
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  
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  
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  
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闖出失於防閑事  
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  
臣貢而蕞爾小■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  
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  
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黠■實得征之方貢之愆  
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

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况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與兵直搗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割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

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事畧

此篇錢宗伯置之別集公移中今仍舊刻附禦倭議之後蓋以類相從也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厖厖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卽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旣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

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

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  
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  
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爲一專爲  
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  
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  
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  
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  
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  
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

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卽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卽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疎虞卽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攷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

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  
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  
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  
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  
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  
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  
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  
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  
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  
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

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  
逼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  
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  
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  
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馮陵  
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  
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  
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 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  
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  
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欵

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卽調遣會合或不卽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卽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

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况  
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  
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  
而已乞蚤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  
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  
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  
南江白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  
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



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楊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寔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梁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

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  
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  
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  
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  
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里有水口流東  
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  
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  
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  
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漢由  
白蜺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

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  
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  
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  
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  
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  
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  
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

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  
庶尹允諧曰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  
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  
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  
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  
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  
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  
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  
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  
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

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  
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  
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  
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  
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  
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  
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  
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  
之志焉

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  
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  
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  
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  
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  
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  
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  
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  
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

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  
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  
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  
也旣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  
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  
萬物之生蟠蟠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  
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  
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

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



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  
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  
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  
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  
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  
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  
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  
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

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  
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  
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  
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  
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  
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  
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  
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

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墮地不加傾弭節乎暘谷之地總轡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啓曜靈之藏遊遨乎春宮泛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噓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

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  
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  
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囿  
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  
珍而悽愴惕怵有不能自己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  
孫之身卽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况其身乎凡人  
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  
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竦息顧慮擇地而蹈將不能

以一日自安况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袒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卽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玄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勗之如此云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

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爲卑者設也  
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  
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爲教而徵諸其名  
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  
不出於欽而橫潰恣肆將隳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  
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爲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  
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驕駟之馬羈馬鞭  
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梗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  
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銜橛必擁腫屈曲  
以爲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

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  
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  
能當若必狂走叫號挾其所貴而希心於跡弛之士  
以爲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  
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  
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  
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  
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兔孫子之爲  
奇者無出於是欽父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  
其崖畧於洛闈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爲迂當爲欽

父終日陳之

周時化字說

周永寧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卽舍所學遊于諸侯王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旣而之大梁今鎮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爲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賓爲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賓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



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  
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  
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濶  
畧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厦細旃從容論道豈非  
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効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  
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蓋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  
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  
華予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

浮飾相與傲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爲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羸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飧故曰賁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胄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裸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國

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僞愈滋俗愈  
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梁肉閭閻無文采女  
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  
茅舍鄰比強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  
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  
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  
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  
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  
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  
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爲人笑也文之敝至于

是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  
素自好務本力業供役于縣爲王家良民德實自樹  
立門戶而德誠贅王氏皆以敦厚爲人所信愛此殆  
流風末俗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卽  
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  
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  
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  
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

娶子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  
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  
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  
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  
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  
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  
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  
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  
之仕子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  
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

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玉峯後學葉方藹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暲爲其下陳暠所弑國人立其兄子諲陳暠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諲弟慮而專有其國會 天子新卽位詔賜外使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答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鳩殺黎慮立己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諲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爲世孫十五年 天子以皇子

生諭少傅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  
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 天子慨然  
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  
是少傅言言 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安南負固  
爲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 太宗皇帝之兵初  
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  
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  
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  
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百日程耳大司馬九伐  
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



蠢茲有苗實負三罪上干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  
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  
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  
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  
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  
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天  
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  
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  
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間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  
日彌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爲

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  
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  
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  
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黃牛  
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 天子於是再下廷

臣議決攻討之計

少傅言貴溪夏文愍公也崑山刻本誤作賢考當時無其人今正之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  
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  
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

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  
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  
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  
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  
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  
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  
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  
簿爲子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  
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  
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

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

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媪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  
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媪家飲酒及客  
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爲歡宴媪令婦出  
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  
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  
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媪與  
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  
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媪陽爲  
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  
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

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榜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幌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幌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己梭與之

又折其梭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  
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  
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  
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  
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  
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  
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椽其陰共  
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  
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  
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

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媪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媪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憚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闈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



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  
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  
此凜然毛骨為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  
之採擇

按梭常熟本作梳竊謂金梭必是織帨之  
梭非櫛髮之梳也當以聲相近而訛耳

###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  
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  
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為此兩端蓋今豪  
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  
故殺人往往焚尸為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

之巖裸身着草履其衣爲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巖尚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沫噴湧忤人裂其頸謾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忤人縣令亦知忤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

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  
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巖等  
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  
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丘評事兩人時時入縣  
縣令問此兩人張顧丘曰老法司謂何丘曰殺一女  
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  
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  
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  
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  
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

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卽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于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歛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爲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鞫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者不獨于戶外竊

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  
竟日相謀丘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  
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  
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以卒貞女  
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  
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  
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卽此一事其反覆  
何所不至獨特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鞫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

于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爲烈也曰其遜于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于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卽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汗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皜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之窺闖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

其懷此故都文山繫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  
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爲烈  
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嗚呼  
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  
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  
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  
廬時寇氛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

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拵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



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  
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  
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  
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  
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  
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  
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于己而終日談之  
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

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  
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  
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  
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  
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  
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  
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  
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  
如愚二子不爲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  
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

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歎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歛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

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  
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  
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  
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  
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  
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  
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  
公門生相戒欲得子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  
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楙實云君爲其鄉人必  
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

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

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  
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  
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  
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  
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  
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  
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于  
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  
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  
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

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卽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華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日甚先生之門時

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畧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



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

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旣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 甌喻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

值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寧太守徐君

昔博昌任彥升好擢獎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流離生平知舊莫有收卹之者平原劉孝標泫然悲之乃著廣絕交論余以爲孝標特激于一時之見耳此蓋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于簾外往往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子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闡所得士三人其二人則汝寧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

金某也虞部旣沒二子鳴陽鳴鑿頗不能自振汝寧  
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加存卹今年虞部故時第  
宅爲人所侵汝寧書抵岳州復爲書展轉訟理卒得  
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車之泣郈成分宅之惠于今  
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勢  
爲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旣沒之後者蓋未之見  
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兄明謨爲求余文以爲贈  
夫汝寧敦行古道其于爲義不啻毫毛何足復稱述  
于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  
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

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寧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于不  
可忘哉作重交一首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徐秉義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七

開化圖書  
Carkua library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  
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  
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  
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黨史記所不  
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  
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撫迥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爲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御製閱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

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  
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  
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  
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爲與天地應 高皇帝之論  
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毖祀上下自時中又  
之意思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  
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  
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

官吏人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爲言欲  
罷之而崇宣之際迺再使焉競克上節官爲此書獻  
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  
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畧於待宋  
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  
猶事遠■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  
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爲迂謬真可笑也臨安去四明  
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却其使迄於  
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  
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秦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爲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秦之所辨烏鼠同穴數百言以爲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烏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興都志後

與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 聖旨以體例不合

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贊  
書者太倉潘德元爲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  
此志後復進呈 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  
志止宜載陵邸殿宇 獻皇事不當續書旣得旨復  
不能改宜見却也 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  
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  
並陽春臺卽以臺偏地與之仍爲築垣屏遶交第後  
上卽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爲孫尚書家所占  
上曰此 皇考予之朕何敢奪 上之篤孝如此交

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  
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  
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  
大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 獻  
皇欲聘爲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  
納王宮固謝之 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  
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 上終始厚待之  
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  
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

事爲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  
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

按二公不同  
時疑有誤

跋唐石臺道德經

右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  
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  
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  
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  
事何纘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  
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  
爲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



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二年始自葱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羣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余旣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

序而此無序前曰闕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  
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戶  
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畧見序文此幢  
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  
月被弒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  
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強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  
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  
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闕賓等尚能及此蓋自  
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俶擾之際

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辭而闕之蓋其興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曆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銘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于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廣

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帝堯碑 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卽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卽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

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  
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  
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  
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  
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  
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  
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亳城鎮有中宗陵焉朝  
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

河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陔而河亶甲乃居相  
故相有殷城卽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  
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  
師後世特悞以河亶甲爲太戊耳梁元褒周廣順二  
年進士爲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  
其聞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爲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  
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  
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  
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內庭以言事忤旨安置  
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 今  
天子卽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  
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  
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有光時爲吏邢州適典  
廐牧而其官實爲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  
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  
以其稿見示因爲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  
悉以其書還寺有光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  
若非偶然者雖然有光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

爲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凡先生與諸僚家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旣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檜爲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內爲之銜冤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卽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爲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廼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興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金石錄後

余少見此書于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  
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爲後世藏書之戒然子  
生平無他好獨好書以爲適吾性焉耳不能爲後日  
計也文莊公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繙閱

之餘手跡宛然爲之敬嘆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旣望題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圜如鶩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况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錄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苻秦論頗有

脫誤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  
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僖蕭注熊本沈  
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爲悔元符政和開邊  
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  
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  
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  
愛慕之至以爲不可及而歐陽公思穎之志未嘗一  
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

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  
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  
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  
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  
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公  
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爲湖南社會志同道合  
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家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  
少之列方翺翔天衢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  
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爲  
爵祿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

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星槎勝覽

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刪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爲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真存之以待班固范曄之徒爲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憚讐校卷帙垢壞必命童子重寫蓋余之篤好于書如此已未中秋日

題瀛涯勝覽

余友周孺允家多藏書予嘗從求星槎集以校家本孺允并以此書見示蓋二人同時入番可以相參攷

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楊子江便誦東坡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入亂礁洋青翠萬疊不可名狀今海南際天萬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異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已未潮生日書

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寶藏衡山真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爲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于時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然衡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真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粟道人其高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光諸名賢

豈江南豪右之所可籠致也哉衡老蓋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旣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于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題弘玄先生贊後

弘玄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子姨母之夫也婁縣  
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姊同嫁縣城中往  
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  
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爲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  
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  
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  
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爲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  
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爲姻家爲予言母生平未



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  
爲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  
其前毋輒徬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  
長子曰就問學縣中次子曰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  
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子羽之言如  
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  
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  
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仙者卽之其世  
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  
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

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書冢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既老矣疏于朝乞歸養得請于是日侍公于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橫塘之原廬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高其行紀述歌咏之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錄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苦枕塊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芟翦不納蓋終始不越于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爲禮之過然予以爲天下之禮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

以爲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于松楸狐兔之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宮禮聖室寢牀之數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爲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于過皆不可以爲禮而獨于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爲禮蓋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蹈禮以致佳祥之集而孚遠近之譽茲豈偶然哉予自爲童子時受知于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在耳俛仰今昔爲之流涕時欲摭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于大夫之季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

若夫宮禮以下十六字常

熟刻本刪去今  
依鈔本補之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衆  
異他人病瘧多氣亂僕茲病瘧神轉清寒熱作而藻  
思溥不足復爲兄談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  
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  
之安危廷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扶植天  
常明揚幽沉剔抉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  
慰則夜已過分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  
何藥也投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常可

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余友唐道虔以歲貢待選京師病疴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既歿其家得之篋中噫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使之至於淫溺爲病如此可怨也夫而道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

###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爲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爲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

爲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  
遠爲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  
學古事爲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  
能知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  
在家朝夕出入于里門恒受教于塾之師里中之有  
道德仕而歸老者爲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  
之所謂可以爲塾師者耶

題王氏舊譜後

王氏之族元末有諱夢聲者自分水來爲崑山州儒  
學正遂居州之東鄉今州爲縣而東鄉隸太倉州太

倉之王于今多在仕籍亦旣顯矣夢聲以來其世次  
可得而詳也予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乃有人自  
越遺王氏舊譜一卷予閱之率牽合聯綴其爲贗本  
無疑也魏公大名莘人而岐公自成都華陰徙于舒  
左丞之出潤州丹陽而魯齋先生世居烏傷皆遠不  
相及而乃合成一圖晉公三子魏公其仲也今魏公  
獨有其弟旭所謂兄子衛尉寺丞睦皆沒不見旭之  
子天章閣侍制子野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而以爲  
其子岐公之曾大父名求而以爲名鼎其季父光祿  
卿罕從兄禮部侍郎琪皆知名而亦不著此在史傳

碑誌班班可考者舛戾如此又獨取四公像勦宋史  
之文以爲傳而託之名公其他多可笑不足辨也予  
妻家王氏其譜亦出太原自魏公十四世孫峴官平  
江始爲吳人葉文莊公所爲次其世爲南戴王氏者  
有譜一卷皆虞伯生歐陽元功張伯雨之手書甲寅  
之歲爲倭夷掠去然其家板本尚存差有証據吾姊  
丈有志前世之譜爲當別加詢訪可也葉文莊公最  
爲好古然僅得其五世而蒐輯加詳焉公歿後其弟  
又訪于松江之族復推而上之其難如此蓋自唐譜  
學之廢而故家大族迷其先世者多矣可勝嘆哉



題立嗣辨後

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  
子能白爲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  
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歿議者謂能白當  
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爲此辨以爲等之  
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螺贏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  
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卽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  
喬爲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喬還嗣瑾  
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  
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跋程論後

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爲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而已余今所選小錄論及墨卷可以爲式者然懶于徧閱惟取近科會試錄及鄉試墨卷不過數十篇學者如能讀蘇氏之文兼取此以爲近格亦不俟乎他求矣

跋程策後

右鄉試程策今茲編類頗亦有所刪削蓋國家典章廟堂謀議及當世施行之務亦或可考于斯起自壬

午至癸卯中間缺軼者十之二三此後亦未及續編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武林後學嚴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五林街學顯武信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千五癸卯中...

山...

...

...

...

...

...

...

...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

於野以爲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

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  
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  
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  
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  
帝踈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  
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  
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  
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  
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况有光  
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聞人者獨

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  
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  
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  
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  
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  
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哀彙成編橐中得雜稿  
十九首謹以爲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  
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

按漢書公孫弘傳弘爲丞相開東閣

以延賢人顏師古注閣小門也正門避掾史出入特  
開小門以接士故後世之士上書于尊官稱閣下又  
唐有宰相入閣故事詳見五代史嘗見宋板韓文韓  
公上書皆作閣下無閣下也此集崑山本皆作閣下



而常熟刻誤作閣下當是但知閨閣之義而不解有  
開閣入閣之事遂妄改耳又稱諱處常熟本皆實填  
諱而崑山本皆作某字今按古人文集  
皆稱名故從常熟本填諱曾孫莊識

###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  
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  
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閣下與同事  
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  
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  
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  
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

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  
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  
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  
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  
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  
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熒熒  
無依隨調爲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  
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鄞南屬在山水窮  
僻菴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  
子之訓也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

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  
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  
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  
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卽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  
輝光邇者除書忽下缺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  
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益薄示  
之謫譴而往時讒構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  
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  
不肖之志未行也夫 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  
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

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  
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  
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 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  
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有  
光自顧垂髻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  
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 先  
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  
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  
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閤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  
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

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  
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閤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  
構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  
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  
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  
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  
敢瀆於閤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  
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  
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  
閤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

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又在縣  
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  
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  
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  
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  
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  
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  
里才不迨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

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抵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

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  
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  
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  
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  
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  
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  
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  
足以少荅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  
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  
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



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  
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旣愆我尚有之以爲國家用老  
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  
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  
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  
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  
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  
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  
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  
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

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賣於閤下者  
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  
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  
之名故自托於閤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  
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閤下未之許不足喜也  
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閤下許之不足憚也故大人君  
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  
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  
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

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閤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閤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閤下爲郡二千石敷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閤下未嘗不垂顧念閤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閤下方召入

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  
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  
之閣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  
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  
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  
獨免於過謫則閣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  
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  
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  
而有負於閣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  
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

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構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况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

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  
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  
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  
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  
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  
毀骨之日至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  
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  
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  
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  
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

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况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爲縣旣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



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  
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  
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  
竇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以今觀之常熟本辭太峻  
崑刻當是定本今從之中一段抄本與常熟本同今  
附錄之有負于閣下者之下云昨在京師今萬宗伯  
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與有光所治連界嘗竊問  
萬公曰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獨小  
民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一言可以無愧萬公當  
世賢者非相欺也有此七十四字而有光之為縣不  
敢自附古人至遂騰謗議三十字却  
無之蓋初本改本不同姑兩存之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

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旣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旣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 先皇帝

厭代 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  
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 先皇帝  
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  
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  
朝廷清明官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  
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  
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 天子新卽位  
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  
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 天  
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

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  
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天  
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  
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實  
者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  
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寬歷五聖至于孝宗仁  
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武宗之時宦佞盈朝盜賊  
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

家百餘年至我 孝皇培養之深也 先皇帝威福  
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  
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  
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  
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  
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銳然有爲始  
用王荆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  
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  
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  
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 祖宗均田

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  
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  
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祖  
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効國家典憲蕩然生  
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爲新奇  
可喜之論鑽求刻盭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  
下所司行之大氏皆希合當世以爲迫促之政民何  
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  
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  
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

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  
詖詭佞捷姦諛鬼瑣者爭先而爲謾欺有廉察之虛  
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  
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旣  
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蝥而財匱  
兵弱吏弊而■狄窺伺盜賊縱橫束手而無策徒  
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  
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  
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  
坐觀天下之變是豈 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

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  
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  
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  
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  
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黽  
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  
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搆乘之明公  
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  
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  
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



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卽當從事此書  
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  
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特  
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  
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煢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  
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爲恨然  
有光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  
不惟於文章絕出他時爲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

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爲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爲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旣而爲吏越

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  
又以南邁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  
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入皆  
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于天  
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  
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  
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  
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感於  
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  
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

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爲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

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旣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旣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爲吏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効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爲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掩蔽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

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  
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  
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  
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  
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  
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  
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  
長厚者自誦寡淺者自升崇竑者自晦此卓犖奇偉  
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  
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

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  
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  
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答 聖天子之知下  
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傳說回幹  
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  
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  
而區區所見如此畧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  
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  
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  
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

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已是以冒

瀆而忘其僭越焉

此文舊刻刪去五十一餘字今從鈔本正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武林後學趙昕訂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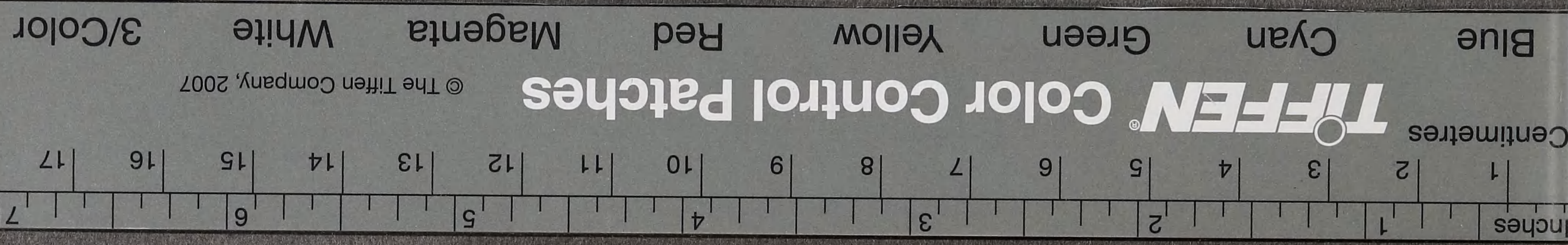
夏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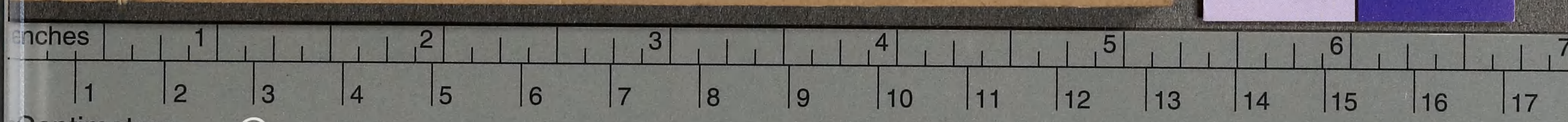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集  
二

開化圖書館  
Kashim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